金壘子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春秋列傳体列太史弟求語傳

春秋二百四十年。人物隸十六國。行事之詳。各蕞其國史而湮矣。猶幸厪見於左氏傳國語。傳分年。語分國。諸臣之事。猶散漫不倫。讀者靡以鏡見始終。予竊病之。嘗觀宋史儒臣眉山王當字子思者著

漢儒不知書本孔臧

春秋列國名臣傳云人競傳之而惜乎之未及見也然其書曰名臣蓋止錄當時諸臣善跡之較著者至讀近世大庾梅國劉先生所爲春秋列傳體則太史專采語傳而分繫其人善惡異紀可鑑可師舉於是在焉乎亦略備矣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故孔臧與弟安國書曰今學者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北史齊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儒生篤信泥古誤書闕文而不

知類若此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諺夫其自叙外傳記之辛壹白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則袁康又曰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則吳平也由此觀之則造端類事蓋本袁康而屬文定辭乃吳平耳兩人疑皆後漢時人王充嘗稱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為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且曰君高之越紐錄則越絕當作越紐平字乃伯高然字書吳本從口從夨夨音仄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

非從天三國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本吳吳人捷給鑿空以自尊大之辭而此亦以天承口爲吳類苑謂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訛舛則漢世蓋已然也太伯疑即康字

易豚息兒右考

易中孚彖曰豚魚吉按豚魚即是河豚此物雖以河名寔多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中孚之彖曰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若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爲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

豚魚至無知者尚能及之則其信可知故吉則遠其本矣物之無知獨豚魚耶且於中孚奚取焉是說乎得之爾雅翼易既濟之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揚雄趙充國圖畫頌范曄漢書西羌傳皆謂鬼方爲西戎曄又引殷頌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以爲證通典主之然它無攷焉且於易爻亦無取吳幼清曰三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荆楚居南而好鬼故名之然它書亦未見有以楚爲鬼方者且三爲離終豈

當廻戈自伐耶近能過作象旨決錄引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離爲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爲坎終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又引張說赴朔方軍詩遶靖鬼方人其說當是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亦其證也堯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幽都鬼方義亦相近

記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祭統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註不及疏云此易繫辭文也

今十篇無之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本

變化二字考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

無凶乃曰則利有攸往注疏皆不及緇衣引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注偵問也問正爲偵而今本作貞

變則化正義云初漸之謂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爲化也月令鳩化爲鷹是爲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與中庸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同義如此則下文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已都不合愚意此中

辯與中庸義同

字言衆中道與中庸從容中道之中道同道謂仁也中道所謂中心安仁也言求仁者必至是而後已猶射者之期於中的而止耳

蒲人要盟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

蒲人要盟事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一云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適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出呂與叔東見錄一云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蓋要盟而可用則

賣國欺君。亦可要矣。出游定夫錄當以游錄爲正。王荆公答龔深父書。亦云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葢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徵也。與游錄一段合

子欲居九夷。按說文。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羌从羊。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亦在焉。子謂孔子欲居之意。或以斯與其謂君子居

之正指九夷君子之國與中庸答子路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謂同而今解謂孔子將以君子之道化其俗若然則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亦何獨九夷居哉班固亦稱自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理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得其旨矣

作者七人

論語作者七人矣不著姓名陶靖節聖賢羣輔錄謂

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條丈人。皆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燕泉何先生注又云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即論語後篇所謂逸民者。按逸民與孔子不同時而孔子之嘆。是有傷世之感焉。似不若陶錄之得。張子正蒙則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創制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然此皆無可考矣

夷居夷俟

殷受夷居原壤夷俟蹲踞夷俗乎。齊顧歡曰。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滛之肅。又曰夷俗長跪

法與華異。翹左岐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
孔子戒之於後。是也

齊必變食考

齊必變食。孔氏注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氏曰易常處。而邢氏疏。又以食不厭精。至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爲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愼齋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敬愼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皆然。是則孔子之齋。有膾有割。有脯有魚有肉有酒。膾擇其精。割必得正。脯不用市。魚禁餒。肉忌敗。酒不取一宿。飲

不至亂皆孔子之所爲愼齋也非他所爲不飲酒不茹葷而以爲齋也致堂胡氏論梁武之齋乃浮屠氏所行不飲酒不茹葷之齋非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思明潔其體以與神明交不聞不飲酒不茹葷也然則不飲酒不茹葷而以爲孔子之齋也者朱子之注毋亦陷於近世二氏沿習之陋而不之察矣乎按葷有五道家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佛家謂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

葱。五者熟之則發婬，生噉增恚，故皆忌而勿食。然儒者無是也。記凡膳於君有葷桃茢，皆造於膳宰。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葷祓不祥者，敬心也。是則葷烈之物，古人且羞於王公，獨不可薦諸鬼神乎。自有不茹葷之說，道家崇事玄武，玄武七宿，虛危形似龜蛇，因忌龜蛇，又因龜忌鱉，因蛇忌鱓，而佛家又併牲血之類而盡去之，於是有斷屠放生素食長齋，至於初織官文，錦不得用鳥獸之形。宗廟儀牲，代以蔬麪，而庖犧氏始為天下一時

削神晉云孫注何妙如字

之聖人。乞爲地下萬世之罪人矣

北史齊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早慧。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也。浚可謂明悟矣。記有之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然則謂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者。聖人正以此設教耳。

至於犬馬云云　包注謂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雖能有

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

聖人咨百談孔子無兄若

養於人。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人子養其親而不能加敬。則與犬馬何以別乎。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也。似得之。唐馬周上疏。言臣蚤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即同此義

宋劉恕道原幼時。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道原曰有。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蚤悟矣。孝經正義。亦謂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良於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

微生高

顏淵伯魚之死

而得徵在生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白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邢氏乃獨以意言之故不同耳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子名忠在七十二人之列

論語微生高戰國策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顏淵伯魚之死按論語其先後曉甚而家語所記歲月乃子淵死伯魚曾未有恙司馬貞注史記遂以論語為設事之詞夫詞固有設事而後見然亦何至逆人之死況慈父而以施之其子哉以孔子取

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

與且不能一言自白於羣弟。必指曾子以自明。誠斷斷孔門師弟間矣

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攷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授。卽在夫子夢奠年。亦二十有七歲耳。使七十始學。安得登孔子之堂。況傳道先七十二子者哉。繆也

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熟。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亦非。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矣。豈待七十乎。

時有兩子羔則可

一貫之唯博極而約乃謂晚始該洽何哉曾子未嘗著書莫粹於大學乃門人述曾子意而爲之非手筆也世所傳曾子淺駁益屬書耳謂曾子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止如是亦曷足以爲曾子哉

孔子稱柴也愚家語亦謂子羔爲人篤學而有法其逃蒯聵之難追者幾及之猶不徑不竇其愚如此注班固幽通賦乃云蒯聵亂子羔滅眉髡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時有兩子羔可也

周平園岸農器譜謂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益犂田

豈以牛耕或未耕見於春秋

史魚祝鮀較然兩人

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此說殊穩愜。而注疏不取。豈以牛耕未或見於春秋。然冉耕乃字伯牛。司馬牛名犂。見於孔子弟子名字間矣。山海經曰后稷孫叔均作犂耕

大庚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鰌字子魚。亦曰祝鮀余按記王前巫後史。太史公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周史祝同一官。然史魚之直。祝鮀之佞。孔子定論。較然兩人。祝鮀亦字子魚。蓋偶同耳

厩焚孔子之家厩也。雜記云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

廄焚 孔子之家廄

升車 正立

逸民

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同之道也以斯知之

蓋使當時若焚畜官廄。則路馬國馬亦自須問

升車必正立者古人惟安車乃坐婦人不立乘餘皆

立乘。故遇有敬事。則俛首傴躬。以手憑於車前之

衡木以致敬。謂之式。若後世之坐乘。則手加於軾

即如隱几相似。謂之傲惰。而非所以爲敬矣古今

異宜。此亦其一也

逸民虞仲夷齊之後。知其非仲雍也。且仲雍實君

吳。何逸民之有。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益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少連伯夷

孔子於記稱少連大連先少連。於論語獨稱少連孔
子稱伯夷叔齊孟子則單舉伯夷尚賢也

蕭墻

或問蕭墻。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內。當有肅然之
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焫蕭使負陽達於墻屋。故曰
蕭墻。愚按爾雅。蕭蓋萩蒿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內
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墻。猶云茨土階耳。
後世雖有尚文踰奢。或用雕墻。猶存斯名。義無頗
改

執鞭

執鞭之士。正義曰。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趨而辟行人。蓋下士也

三歸

三歸。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國策亦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三讓

禮。凡賓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許曰終辭。論語三讓。當作終辭。朱子訓為固遜。誤

食注

孟子語簡而意具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者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予謂顏注當矣然沽酒不食酒自言食何詞費乎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語簡而意具矣賈子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揄流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悇憯心而顛一視之淮南子

修務篇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揄步雜芷若蒙籠自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靨酺摇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子華子天道篇云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

留行矣皆不能出孟子而詞已費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妄意當只是美好男子少年情竇初鬭慕止此也然不敢以爲安偶讀新安文獻志程大昌謂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爲美好之文或云女字訛耳然孟子書不經焚毀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少讀如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卽徵艾之艾音刈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云云妄便以程說爲長且謂卽如其旨艾字不妨

仍讀如字。艾。衰。意也記五十始衰曰艾是也既而以朱注云。義同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因攷楚詞九歌大司命章。竦長劍兮擁幼艾彼艾自指衰老。幼艾猶云倪耋。與此不同。戰國趙策建信君以色貴幸於趙魏牟過趙因言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乃以與工爲天下而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即指建信則始知艾果爲美好男子之一證。又春秋晉獻公內嬖驪姬外嬖二五而比以擠其太子申生故國語狐突云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

子殆以艾與內對因知其不得兼女色宋公子朝男子之美者也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相與淫旣嫁而復與私會于洮故野人之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譏南子耳豭牡豬謂子朝而艾云者以寓子朝之有美色蓋自是春秋戰國間有此語雖不見於經而錯見於傳而何謂無哉

都鄙

美其人曰都惡其人曰鄙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爲鄙謂美爲都也

曹郎手版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韻會云籍也笏也左傳蕭斑注今吏持簿徐廣云手版也周禮司書注疏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

置郵

置郵許謙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丘公濬曰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舖舍也

孟仲子

詩正義云孟仲子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孫共事子思

告子非名不害

告子之勝

世人言謚曰聃

後學於孟軻著詩論詩

告子鄭注謂名不害豈以七篇有浩生不害以浩爲告耶

告子之不動心以強制其於氣也以助長孟子斥之

今按墨子書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葢告子名與孟子所稱非二人

陳氏曰世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爲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爲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

其字與文老子耳七寸而參漏葢名與字所由起

荀子正論篇捶笞臏腳楊倞注臏膝骨也腳古腳字臏腳則刖其膝骨也鄒陽云司馬喜臏腳于宋卒相中山于按孫臏嘗以談兵見忌龐涓刖足于魏臏之稱其亦以斯與司馬遷亦云孫子臏腳然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臏不得爲名也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下本無車字而朱子語類云却走馬以糞車或以爲疑按張平子東都賦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

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左契右契

仁而有礼若叔子爇之

惜騕褭與飛兎蓋朱子用此語也老子兩言本皆合用一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郊馬駕兵車也却走馬以糞馬駕農車也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魏策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楚之王古者交易爲一契中分之左契藏以待合右持以責取故言不責曰左責者曰右

春秋魯柳下惠遠行歸遇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爲亂又魯人有獨處室者鄰

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內。嫠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內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戰國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燎以繼。至明不二志。三子之所遇一也。其所以處之異也。君子曰。夫處詬忍汙以恤

人之急其柳下惠乎別嫌明微以旌已之節其魯男子乎夫惟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矣

後門考

荀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注爲後門君子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救惡與之同言安於貧賤甚無謂按此即家語魯之嫠婦所謂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益相發也不逮門故曰後門呂覽亦曰戎夷違齊如天大寒而後門與子弟宿於郭門外是也近何燕泉又解後門爲當時門名皆不察而失之

鉅子墨之精於其道者之稱

呂覽去思篇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高誘注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注又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皆之言鉅子曰鉅子腹䵍則爲一人曰鉅子孟勝則爲二人何耶然鉅子孟勝下文止稱孟勝其非二人明也考莊周天下篇墨者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劉向注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巨子若儒家之碩儒然則鉅子墨子之精於其道者之稱腹䵍孟勝其人也高注妄

荀卿非墨氏之薄塟

荀卿非墨氏之薄塟是也。然墨之言曰。大古薄塟故不抇也。亂今厚塟飾棺故抇則不可易。如荀子焉得聖王在上以富人變盜嫐俗而後死諸而厚塟焉。且聖王在上。禮教興行。法度修明。何厚塟也。必言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丹矸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而塟而莫之抇。則愚甚矣。李斯相秦。驪山之塟。始皇役工作七十萬人。積年而始成。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而不窮。虛天下。貫地下。師之說竊之

秋謂荀子以善

黄氏曰秋謂荀子以善爲偽蓋以偽者人爲之名非詐偽之謂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撑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善爲詐偽之偽也哉愚按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性爲之動謂之爲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則知謂偽爲人爲也符斯指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一旬餓餓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二

前後母兄弟相爭為死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卓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列女傳齊宣王時有人鬬死道者欲一劍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者人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

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害王美其義皆赦之。南史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鄰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服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之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曰悌應死死奈何累諸兄悌亦引分請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梁武帝以為孝義特旨降免元秦母柴秦閏夫繼室也生一子與

前妻一子俱幼。聞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翺。養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詰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其行。歎曰。妻害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復其家。兄弟爭死。昉諸衛壽。彼然禍乃由母。至漢孔

義姑得弗忝爲慈母

氏褒融併其母賢然同母也若以前後母兄弟爭相爲死而母亦不以私愛庇其所生則此數端乎見之

齊攻魯至郊見野婦携兒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棄抱者抱携者問之曰子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爲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君聞之賜束帛號爲義姑君子曰魯婦誠義姑也使齊之三軍樂罷而悅於義也摧鋒卻敵賢於十萬師矣雖然愛其子亦非私也婦爲義姑得弗忝爲慈母

乎婦處此良難矣意者以婦之仁且知[illegible]
不可而欲俱存之倉卒之際故爲廷義以[illegible]
人乎不然亦豈無介然於其子也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楚及秦築長城時
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
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
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
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
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

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爲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葢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須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爲死於秦築長城之役

青蓱何誤死疑

今遼東前屯衛中前所芝蔴灣有石人立海濱若
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
者哭夫死因聲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
失其本真者也

趙襄子游於圃中至於梁焉不肯進青蓱爲參乘襄
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蓱視梁下豫讓卻寢佯
爲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蓱曰少而
與子友子曰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
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

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見呂覽　豫讓者青荓之友也而趙氏之賊臣也爲荓者奉君命執君賊巳伏其辜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殯焉其可也荓何以死也

吳起立信行令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巳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織組而異善何罪乎起欲以妻立信而托之組

也苟以爲信則黜無罪之妻而可耳妻猶可以無罪黜而況將有疏於此者乎況其果有罪者乎爲魏武侯西河守將伐秦而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夫徙轅與菽何功乎起將示信於民而假之車轅與石菽也苟以爲信則賞無功之民而可耳民猶可以無功

隋高祖其言王者

賞而況將有賜於此者乎況固將有功者乎

燕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民則難慮也李斯說秦王曰今息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晉羊祜勸武帝伐吳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北史周宇文忻勸武帝伐齊曰若使齊人更立令主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王者之志安人而已彼一方得令主寓之司牧將干戈不揚普天

同慶不善乎而三臣區區方利人之虐欲[illegible]以爲
資誅其君不以吊民爲心人之[illegible]是詐也[illegible]謂之
何善乎隋高祖之伐陳投柹於江順流而下曰若
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高祖雖募得國力得天下
然其言王者也

左氏以無戎之城儗之無喪之慼非然也嘗見呂覽
齊卽墨之大夫欲城卽墨卽墨之人曰不城固亦
卽墨也大夫曰不然不城而無變固吾卽墨也城
而有變始吾卽墨也卒城之及燕之難齊七十餘

城俱下而卽墨以有城得不下因與莒併而復齊君子以是嘉卽墨大夫之功蓋直隸崐山爲邑也故亦無城嘉靖間邑人顧未齋闇老始主議城之而鄉以爲煩已也怨及倭患作癸丑甲寅倭兩至城下而迄無事余慮亦四望郊墟也已亥邑大夫莆田鄭君芸始因舊址城之崇不踰五尺昨倭寇抵城下者九十三人而非是則邑幾無炊火矣功著而怨始消恃陋而偷安固不可哉

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劫

一術用之而輒勝

後漢楊璇以火馬散猾賊。晉江逌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遹以火牛攻卜漏。一術數用之。而輒勝如此。

春秋吳伐楚。五戰及郢。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用火牛見史記。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有猾賊攻郡縣。璇制爲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轉弩弓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亡數。晉姚襄去殷浩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整備甚固難與校力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係之繫火於足羣雞驚散飛集賊營火發因其亂隨擊之羗遂大破宋史晏州夷首卜漏反以遹爲瀘南招討使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阬阱夾以守禦備嚴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遹軍不得進遹從總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峭絕賊無守備遹以囊取命友直祐恭俱下而身當賊衝

畨車迭攻賊不得休息友直所部多悍黠上下習
山險而山多生猱遶遣士丁伐去密篆緣崩石援
藤葛而上捕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
於猱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絶據引
下之人人御校聚猱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葯荼與
其衆悉登擁刀斧箐箐及入賊栅出火燃炬猱熱
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
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栅遶望見火塵軍
躡雲梯攻其前賊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卜漏亦

獲晏州平

古法可一不可再

田單用火牛戰卒敗騎刼亦偶一用之幸耳按宋王則亂蜀文彥博攻之爲地穴通城中選壯士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然則當單時緣騎刼驚下非駑馭材軍無紀律故一鬨而潰使知有鎗可中牛鼻則火牛反爲燕用必矣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諜言則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之衆遂殲焉

閼與 奢少 救韓 成

秦伐韓。圍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而奢大敗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良將苟能料勝。其所見必大同。而是役也。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何頗夙將。非百克不行師。蓋知敎養由基射之法。與奢新進崛起非冒險出奇云。以自見所由異耶

趙括 二母 知將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不謂善也。及長平之役。趙且使括代廉頗將。而其

毋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趙乃卒將括而括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柴克宏者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材克宏請效死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後克宏當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廼二毋不特知子抑知將也

臣見君呼萬歲

瑯琊漫抄謂臣見君呼萬歲拔優旃傳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非始

於漢武之祭嵩山也但無山呼字耳予因記通鑑宋湣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也無敢不呼者則萬歲之呼又不特始於秦矣觀詩人之咏歌稱願其君不曰萬年。則曰萬壽。亦萬歲之别也盖皆臣子祝君無已之至情恐自有君臣卽宜有之。非特秦漢間事特後世以爲彌文耳

邯鄲姬旣獻入宫。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

人心欲趣亡秦故駕其詞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託於它書

也何緣響是陽翟賈人兒耶譙周謂人爲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娠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爲之也人心欲趣亡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託於它書者

西漢京房傳京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世言趙高威行秦廷羣臣傅會李蒲可脇鹿可馬也乃猶有正先乎使正先脂韋自全不復非刺高卽已不失富貴延數歲猶可耳乃能使高

今世但知指鹿事

歲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頗乎

言猶傳矣

說或素或青。夏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按後漢崔琦斥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取此。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按晉潘安仁西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盧蘇安恒劾張易之亦曰指馬獻蒲取此。今世但知指鹿事耳 藝文類聚蒲

操懿葬溫而是若問有

沈約何以獨網羅得失

下引史記曰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哉二世有言蒲者皆誅之今太史公記無此文

秦趙高既刼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忽微陷梁侯景受禪升御床床脚自陷奸以窺神器者固不可輿及操懿葬溫而是皆固有者又何也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含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

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

昭靈取而吞之。又寢於大宅云云。見沈約宋書。按司馬遷漢人也。去高帝世不遠。史記紀帝家世。但云高祖父太公母媪。謚昭靈后。而莫得詳其氏名。其紀帝始生之異。止有大澤陂一事。而後人尤切疑之。約宋齊間人。去高帝不啻五六百年。不知何以獨網羅放失。聞所不聞。撰次若此之備。良妄誕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按史記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則皇媪者。高祖母也。本

紀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計從間道出襲三秦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項羽紀漢王道去欲過沛收家室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羽遂常置軍中蓋史凡兩稱太公呂后而未嘗一及媪及高祖既即帝位之二年始用家令言尊太公爲太上皇而亦不及媪蓋先是媪已歿久矣何緣與在楚而來歸耶惟本紀於睢水之戰云楚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

中以爲質。鴻溝之約云。項王乃歸漢王父母妻子項羽紀又云。乃即歸漢王父母妻子。叅差成詞也言父而及母猶言妻而及子耳。且睢水之敗。史明言孝惠魯元以夏侯嬰收載卒得脫。而言妻子何耶。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亡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諡曰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是驗高祖之母。歿於兵興之初也。由此觀之。則士

衡之說亦可謂不考矣然嘗高祖自起兵來未嘗一迎致其父母妻子及是已入關封王南面稱孤者二年間復濶如縞素三軍連天下諸侯而東擊楚之殺義帝者太公呂氏及二子在敵也非推刃之道乎孰無父而有君者曾元孝惠幸得脫乃必欲棄之至欲斬夏侯嬰者十數斯又何也天下大定已即皇帝位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太公傴僂而稱人臣非得家令言固不皇也乃迄昭靈猶故夫人耳雖庶事草創此係何禮樂而勿之遑哉固不

待異時分羹之言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矣
高祖王漢之五年始誅項籍平天下乃即位於汜水之陽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而太公亦仍厥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昭靈號諡不稱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云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邀尊之毋幾於忘本矣雖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乃足以裨高祖之闕寔弘多焉

世傳陳平之無行也攷平世家平少年時家貧好讀書獨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戶牖富人張負以其女孫妻之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汝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本末如此似不應有盜嫂事背直不疑以美狀貌而見毀於人然不疑乃無兄平不幸有兄故謗流於後耶

陳平傳絳灌或讒平賈誼傳絳灌之屬盡害之注皆云絳絳侯周勃灌灌嬰何二人好讒害人耶嬰亡論勃重厚長者爲此何也或曰惜平之少行惡誼之多材斯所以爲長者

古源日錄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討之日韓彭立功之時後爲子房一呼而即至豈或前後不倫也鐵崖曰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賢者也漢祖驚見以爲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漢之諸人問有覺者耳斯言其或然與王原吉有詩曰萬古乾

坤一局棋。五丈雲采九芒之高。呈自圯留侯計肯下山來進諫辭觀此則知鐵崖之論有所自云

張子房非儒者

宋盧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者。非求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以剸刺。晚歲頗似魯仲連。按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為然

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應曜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為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南一老。此者之賢。似有過於人者。太史公退處士。故皆忽不書。可惜也。又以徵四皓出處已不滿於當世矣。程伊川先生。又謂召

太史公謂周勃安劉雖伊周何加

文人戲筆愚滑稽

乎高於四皓。今史記臚以事一見其姓名。不為立傳

太史公贊蕭何之勳。爛焉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為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漁父詞屈原譔。蓋設詞以抒志。而史記敘以為寔。又如滑稽傳。孫叔敖死。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

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此事理所有也。郯乃云欲以爲相。不知莊王果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相孫叔敖耶。直以優孟像孫叔敖。欲相優孟也。味其詞。殆出於文人以筆褁滑稽。而太史公傳之信史過矣。東方朔答客難。褚少孫亦作奇事。皆之目者傳。少孫以司馬季主補亡。其詞亦疑是當時人一篇文字。蓋矯言推高卜筮之術。寓貶刺於士大夫。至乃云家生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則害理甚教矣。要是士之不得志者見世之顛化類虞圖不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

忠徒用以徼譽樹威賈寵獵利故發憤云云非實事也賈誼宋忠亦豈徒受人訕侮者且季主誠賢固嚴君平之流何可以日者目之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以附益太史公之三章如舍人及淳于髡偽飛鵠造詐楚王當是也東方生時有詼嘲而不忘箴儆殆所謂主文而譎諫者非耶若東郭先生之說衛將軍則辨士游說之常談王先生之教北海太守則所謂長者之語也至西門豹雖少孫亦固以爲賢大夫矣而併傳之滑稽

何爲者耶

古者婦人無爵。漢法非軍功不侯而呂氏封高祖丘嫂陰安侯封蕭何夫人亦爲酇侯。又封女弟須樊噲婦臨光侯此。皆后自欲爲帝。與高祖並立之漸也婦人無謚。從夫之謚。而公主以元年夏四月薨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六年夏四月宣平侯張敖卒賜謚曰魯元王是以夫從婦謚。牂羊之墳。牝鷄之晨顛。常拂經。后以漸移天下耳目耶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為孝惠帝后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張氏爲孝惠帝后是毋舅下昏女甥於禮爲淫於法爲姦矣孝昭帝后上官氏上官安女霍光外女孫也孝宣皇后霍氏光女昭於宣爲祖行甥女爲祖姑諸毋爲孫婦宮闈時節上壽何以爲儀乎雖爲天子家獨可棄禮亂倫也此呂氏女婦人見欲家富貴不出外專隆重女家霍光妻又必欲奇貴其女迺爾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則吾必以漢文帝爲賢其去祠官之祝釐尤千古卓識也乃人主延壽其心於

下必以漢文帝為督

玉杯之文至爲改元何哉然亡幾垣平以詐誅至於慿几一詔又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則帝固巳深達乎生死晝夜之理矣武帝之英明何可及也然聽齊人公孫卿言黄帝事輒嘆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此無他貪主以圖其位焉耳夫貪生則惡死何所不至故其末年乃以巫蠱之事致衛后戾太子皆自殺蓋彼既以爲去之直如脫屣曾毋纖介焉故也

申屠嘉檄鄧通於帝前責其戲殿上大不敬促吏

崇右言行古大臣之烈

之以外朝宰相。而君側是問。可謂敢以行法不阿而守正也。矯哉有古大臣之烈。亦文帝從恩以成斯美焉。及相景帝時內使晁錯方貴幸用事。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乃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奏誅錯。錯聞。乃夜入自歸於上。詰旦丞相奏其事。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悔為錯賣也。罷朝至舍嘔血死。而錯以此愈貴幸。嗟夫為天子而躬擁一匹夫。乃自以為淵藪。至捐一大臣。隳朝廷之

先儒以爲変之未善

法棄宗廟之敬而勿卹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壖垣爲宮。乃召詣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夫此一事也。以天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又何哉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陋哉馬上之舊規乎。古者崇德象賢。豈掄功於鞍馬之間哉。如此則制禮樂致太平者。且不得俾侯於東位冢宰正百官也。自文景世守不易。故相沿命相者。率材官蹶張販繒戲車之屬。武帝始稍變而用公孫弘以儒者

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相公

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先儒以為變之未善也然自文景以前相背以武功登用維時周亞夫申屠嘉乃踔然剛勁不屈護大臣之節皦厲於漢庭武帝始以文學爰立而裒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無情之齊人也由此觀之相非其人亦何擇於文武之際哉

或問春秋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著論嚴矣漢董仲舒公孫弘皆儒者而所以告其君一則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此

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

何以也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皆稱量於奢儉之間與而寧之云耳固未嘗遽以儉爲當然也謂儉非聖人之中制董子言之未失也然而於規儆君心固已濶焉弘之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是惟恐其不奢而甚之也夫萬戶千門者豈以爲不足乎帝好大也而弘從臾之斯其爍爐膏而趍火也曲學阿世斯其證矣 家語齊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子貢以問於孔子孔子曰齊君爲國奢乎臺榭

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儆於時一旦而賜人以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因其事也孔子因景公之奢而節之以儉也然則因武帝者宜何如哉

公孫弘脫粟布被

史著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奉祿給故人賓客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弘為丞相故人高賀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殽豈可以示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

謂石慶澣衣周仁為垢汙

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者固亦未必優贍已雖出於
伎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爲三公俸祿甚厚
然爲布被此詐也則固深抉其隱微矣
班孟堅謂石慶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予以
爲禮人子在父母所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浣固職也何譏之有若周仁爲郎中近幸至
入天子臥內於後宮秘戲無不與固天子所褻弄
狎用之臣徒齪齪修謹卒無所譏毀人以自固其
位又何問溺袴乎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霍去病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以縣吏給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皆見本傳及霍光傳按陽信長公主既寡擇對於武帝前時青立功封侯位大將軍貴寵無二帝擬尚之公主曰此我家焉前卒也不可已而徧擇羣臣中無大將軍踰者卒嫁之觀此是公主不惟夫事其奴且復姑其婢也淫猥亡恥如此

述作信者景教之眾

漢武帝既通西域烏孫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於是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而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仍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後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其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曰大樂。而翁歸靡死。岑

娶之子。胡婦所生者曰泥靡。立為昆彌。號狂王。復尚楚主。生一男鴟靡。及狂王被殺。而元貴靡鴟靡繼死。公主上書乞歸老於漢。此兩主者。出歸異域。一為人祖母。而復為其孫妻。且其祖夫故在。曾不赧其聚麀也。一既以兄嫂妻叔。叔夫死。復歸妻其子。人道絕矣。然皆高皇帝子孫也。忍貽之乎。始作俑者。婁敬之罪。於是乎滔天矣

文人之詞。固有徒嫺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灤城謂漢昭之享國不永。霍子孟之過也。謂成王之

壽考。則歸美於周公無逸之訓誠然至論蓋本春秋傳秦醫和以晋平公之疾責趙孟為良臣將死而推類及此今考漢書孝昭上官皇后傳后霍光外孫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褲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年二十后年才十四五則帝一生於後宮之事蓋希闊矣昭帝之毋嗣霍光之罪也昭帝之不永年非霍光之過也

洗冤
未三
事乃
適相
類

漢戾太子死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業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衛太子詣闕廷尉逮驗鄉里知識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東市唐德宗生母沈氏天寶亂長安陷遂失所在及德宗即位乃具冊皇太后尊號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宮禁事而狀貌差似后后嘗削脯啗帝傷左指高女亦嘗削瓜傷指是時宮中無真識后者驩聞帝喜甚具

駕迎還上陽宮。羣臣稱賀。高力士子具言其情。始知非是。詔仍貸之。宋靖康之亂。帝姬柔福陷虜中。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柔福自虜潛歸。遣老宮人視之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

告以宮中事教之爲詐遂伏誅此漢唐宋三事適適相類鶴林玉露偶遺唐事然德宗之不殺僞妾異以求真志猶可哀也已

宣帝爲曾孫民間嘗娶暴室許嗇夫女及爲天子公卿議更立后皆心疑大將軍少女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乃白立許氏許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平君刑人之不可封爵固也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哉故史昭帝外祖趙嘗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及昭帝

立。毋鉤弋倢伃。追尊爲皇太后。亦追尊外祖趙父
爲順成侯。此光輔政昭帝時事。何獨斷斷許廣漢。
豈光心有不平許后之憾。於是而洩者耶。它日女
醫入弑。雖事由顯寔。光釀成之。隱而不討。使良史
執简。國無辭趙盾弑君之書矣。況大行亡何而成
君。輒復不補入宮乎。謂光不與知。誰信諸

疏廣受。以父子並傅太子。殊過也。厚責也。太子年十
二。僅通孝經論語。未可謂成功。二千石仕宦。不可
謂名立。胡然而相携去乎。效史平息侯許伯。太守

外王父嘗以太子少白上使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上善其言而止謀之不行必有宿嫌於許氏矣且許氏東宮外屬重親廣爲之傅詩異日必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其私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暱戚許氏丞相弱翁猶不厭爲門下何有廣受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不者特殊代更政由外氏太子之孫與其能保師傅舊恩乎蕭太傅事可

晴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殺師傅名孰與去益有以見竊蠲之乎於癰家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已曉也

漢宣帝次子淮陽憲王欽母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其母故弗忍久之上以常賢子玄成嘗讓爵於兄經明行高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誼

由是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潔簡也所事皆擇人教子弟使夫恬讓敦龐潔教者皆因其所關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喻可謂百世法

丙吉爲相廓大納人過馭吏嗜酒數逋蕩嘗醉嘔丞相車吉藏之不欲以醉飽之失去吏良是然謂公府不案吏便表則之地橐姦藪惡殆於不可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事既嘗貫過嘗出適見驛騎馳

赤白囊至。馭吏因隨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白狀。因請吉預視虜所入邊郡長吏。未已。有詔召丞相御史。問吉。吉因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被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予謂吉長者。何不白上以其實乎。使帝知吉之對。馭吏力也。則分過於御史矣

黃霸材長於治民

黃霸傳。霸自潁川徵為太子太傅。遂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而予致譏。初自潁

川徵守京兆尹後復自京兆尹貶秩歸潁川張敞傳云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由此觀之則霸之功名損於治郡時不待爲相矣

王襃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末乃嗤彭祖而陋喬松頗箴人主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爲上使祀金馬碧雞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漢諸儒專門談經

君子謂數公之教為迂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哂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高乎。至於桓榮之陳車。戴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也

漢匡衡罷秦中之祠於南山 秦中秦二世 王朗廢始皇之配食於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於武昌。北魏蘭根廢董卓之祠於常山。唐薛伯高斥毀有鼻之祠於道州。狄仁傑檄毀項羽之廟於會稽。高適議焚董卓之廟於狄。宋劉隨請毀王欽若之像於

茅山王質孫璩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於蔡程太中撤歐希范之神於龔州劉領去英布吳芮之廟於桂陽晦菴移去秦檜之祠於溫申屠子迪撤毀曹操之廟於夷陵近世林俊斥毀公孫述之祠於夔下闗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異也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昏暴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於是乎遠矣柳子曰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又曰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

神羞非分之祭

譏刺之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說乎彼而戒乎此者也

傳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夫聰明故惠逆必煒焉正直故祥咎必斷焉一故聰明者弗眩而正直者勿遷焉今也德凉而祀豐雖蹻蹶可使受祿道直而禮簡雖回參不免罹殃則是媢悳喜憝而作威福昧善惡而鼓妖祥竊天工以欺蕩盗帝權以私歆食也靈場之鬼而且羞之猶況神乎

劉向上封事曰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

俱嘗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叔孫。注謂叔孫通也按通傳通以文學待詔博士。語事二世。至盜賊徧山東二世不得聞秦竟以亡。通反獲賞拜爲博士後秦亡。通降楚事項梁。又事懷王事項王又降漢。嘗兩生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秦何嘗消叔孫亦何預李斯事乎。且通之邪佞。李斯不爲。遜至與斯分邪正。角消長。擬諸孔子向可謂繆論矣

班史稱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孔光不忠不直以險回巧佞成性所言豈復切主過光正欲自益其讒諂耳觀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傅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如是猶有人心宜其不令草見於天下後世也

杜欽谷永俱爲王鳳死客谷嘗上疏方今四夷賓服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尉佗呂嘉之難諸侯制於漢吏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異宜益納[illegible]婦人以解謝上帝譴怒而欽於日食地震應詔上對亦言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華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於後宮永既自陳忠苦而欽亦自嗟愚戇何其納誕貢欺不謀同聲也哉然欽猶能以穰侯武安戒王氏而永直阿以申伯永因緣王氏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永尤爲諂首欽要爲猶有人心永醜然而人面也哉

[illegible]之奸賊而其女皆立節皎然

漢平帝后王莽女也莽既篡降爲安定公太后嘗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更號爲王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不復敢强也後亂兵放火燒及掖庭承明王皇室主所居王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曹操嘗進三女憲節華爲漢建安帝夫人後並拜爲貴人伏后弑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廼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

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魏以后爲山陽公夫人後四十一年薨於禪陵合葬焉。隋高祖楊堅亦以女爲周廢帝后堅遂輔政后初亦喜之後知其父有異圖頗不平形於顏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甚愧之廢帝爲介公改后號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誓不許。南唐先主李昪受吳王禪奉爲讓皇璉讓皇長子也納昪第四女爲妃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未幾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茹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彌甚

董血自稱未亡人居延和宮中年二十四無疾而亡。四父者天下之大姦賊也。而其女於國家廢興之際皆立節皎然如此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史鰌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

也歟。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初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褚淵馮道。豈妄受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揚雄文毋之誅。其崇後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固莽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辟乎。夫此三子也。一唾涕不妄委之土。而況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莽處者夙矣。莽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毋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

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卽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晉陶潛自宋室之篡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二姓投劾而歸以躬耕自給其所著書自義熈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咸存漢臘潛書晉年義存本朝身全異代可謂忠知

古人交誼不輕

矣

侯霸欲與王丹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難矣古人欲全交故愼重擇交如此且既交之後上即以子弟之禮致隆其親下以父兄之道安訓其子於以效

漢士尊舉主

古人交誼不輕而重也

後漢鄭弘爲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劉陶遷尚書以所舉主爲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詔拜侍中漢士取之辟舉其尊隆舉主如此其後至有解官行服者

師友問趣向如此

光武二十八年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饑戹

二子卓於樹立

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及爲太常。元卿嘆曰。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以稽古也而誇其所賜。學也而嘆其爲利。榮師友間趣向如此

趙岐馬融姪婿。鄙融之豪。不與相見。盧植少師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而植侍講經年。目不忤觀。二子所樹立卓矣夫。白也涅於緇而自白。其岐乎。青也出於藍而愈青。其植乎。又曰觀馬融高堂麗帳。庭列女樂。固當爲梁冀執筆。夫其

柔腸暖腹幾女子能握之而況威武哉觀于斡之目不忤視固知其廷抗董卓之議揮戈刃越戕折而不辭也

元衍重玄忌以隱討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此弟子之甚其師者後漢鄭玄為馬融高弟嘗算渾天不合召玄一算決之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勅追之既而

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此又師之甚其弟子者然考玄本傳玄西入關事
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得召見
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觀元吝重玄屬以吾道討必無追殺事
東漢梁商女爲順帝后拜大將軍京師翕然稱爲良
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予貧餧而性愼
弱無威斷頗溺於內竪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爲
交友論曰寒泥之相昇也盖行媚於內而施賂於

外。伯夏近是乎。或曰彼與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易靳焉。曰非也。昔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而子奚私愛焉。夫以一縣令。無可以疑君之勢。爲君牧民而私之。猶嫌其與君爭此民也。況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饑以天子之廩哉。不然。彼田成氏之於齊。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牽。歸田氏矣。六

聞不生也。彼謂非以蠹賊其君。而以狐惑其民也

漢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易經龍戰于野之文。而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戰之言爲應。穆嘗併薦种暠欒巴。於是暠巴與穆。皆得擢用。北齊源師嘗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那肱爲相。大驚。謂眞龍出見。問龍所在。師答以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眞龍別有所降。高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二豎皆穹位將相。而麁鄙不學。遁若此。唐

戶部侍郎蕭炅嘗與嚴挺之談稱烝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以白宰相張九齡出之謂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然炅李林甫所引林甫嘗走書賀太常姜度誕子稱弄璋爲弄麞又聞閱選人嚴迥判語。讀杕杜爲杖杜兩人皆麄夫目不知書而役佞氣合輦連進用資千古好事者之詆笑吁國事奚復賴焉金內族合周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皃京城目

之日崔兒祭政哀宗用而不悟元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切中時病副樞赤盞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與若爲奴荒夷旦夕亡國辱主錯亂用人又奚怪也

漢李固死於梁冀之難其女文姬豫藏其弟燮告父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延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內燮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妻燮以其女後梁冀誅燮始還鄉里陳寶之殺也蕃

友人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巳子而使聘娶焉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炎市儈然棄賤而背死何足道哉至於艱以全人之孤者不逾賢乎杵臼嬰無專美矣南史宋袁

粲既死。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矣。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䍽狗戲。如平生。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事頗涉怪。然人窮歸我。恃與有先君之義焉。而乘而殺之。因以爲己利。雖犬寧食其餘。而䍽也區區猶不忘異日之恩。其以

陳仲弓吊張讓

讐人之肉。汗其牙吻。夫犬亦仁義已哉

陳仲弓之吊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爲易曰見之而可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蓋孔子之見陽貨是也。若仲弓之吊張讓。斯往見之也。或曰見之而不可。然則禮云交際與。曰斯亦有解也。讓於太丘同郡也。於其昔也。若知死者吊死者。知生者問生者。斯何過乎。惟無夙昔。而一旦爲無從之涕。則俟之以不誠之衷。納之以無因之交。踰情損節。於是乎不可。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粱冀子有女

死而喬不往會喪則如之何曰禮殤者不吊何會
喪之有雖然與鄭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而
問之其可也

劭孝 蕭曾 義士

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詐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
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
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毒其甘如
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
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羑里。閎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玉。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兩孝廉皆義士。而瑜能以道輔志者。經也。邵能以術濟其身者。權也

楊暐傳。暐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暐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暐心非之。及姑勞問。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暐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

三子不過其姊之食

忮若此。乎按此桓文林貞非忮也。太史公謂汲長孺與周陽由同爲忮。皆此失也。史家一字爲褒貶。豈可苟哉

漢太原赦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嘗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范冊嘗過其姊設食。食畢乃留錢而去。姊家追送與之。不受錢委於路。沐並者袁紹父子時爲名吏。嘗過姊。姊爲殺鷄炊黍而不留也。三子之於天性。其蔑矣乎。夫不過其姊之食者。姊亦不得而食於彼矣。推此而父

穆不得獨為君子

子兄弟。皆貴達人也

後漢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賣者相欺。迺取貴直。買者言買賣定約。亦不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予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宜取贏錢去。因以成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爲君子也。梁明山實家甚貧困。嘗貨所乘車牛。既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曾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灾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邀其直去。甚幸。豈無感於二君乎。又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北史皇甫亮所
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
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
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以供薪米
契券訖信適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
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
異苦請不得宋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
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日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
詰圉人廼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

汝爲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蓬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駔計因經過官人丧馬即磨破騾背以衔買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衔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曰向見君帑之有今何靳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

范冊不受遺麥

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賔叔卿售於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之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當固亦君子之事也

袁松溁書范冊去官嘗使兒据拾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取冊爲廉不欲取人一斛麥可也迺欲人并取已五斛何爲善之不兼也

德操過與市名

司馬德操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求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德操行高矣乃余謂誠心直道則或人之語爲然又嘗有人妄認其猪德操便推與之後數日云猪者得猪以猪見還叩頭自責德操又厚謝之初云猪者從德操追猪非必得猪也德操爲詞其不然則合然反矣世有攘亡司馬徽哉夫迮而就與之弃人於過而市爲名挾恥而賈

腐儒欲以孝經靖賊

奢吾不之許也

京州刺史宋梟患多寇叛謂長史蓋勳曰京州寡學術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弒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靖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結怨一州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刺史以孝經諭俗無切於弭亂亦不足以化誘來者不便爲不可也向栩爲侍中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

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竪儒
乃欲以孝經滅賊是何物語

後漢劉平弟仲爲賊所殺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

三國魏夏侯淵時大亂饑乏淵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範子陵及範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而悉還之

元劉廷讓至順初北方起兵。廷讓挈家山中幼弟方乳母王氏寘於懷。兵急。廷讓棄巳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當急難時。寧棄其子而活弟。及活亡弟之子。或弟之女。蓋割情舉義。不獨鄧伯道也。然伯道則甚焉者耳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琰。初嫁河東衛仲道。沒於匈奴曹操憐邕無嗣。以金帛贖歸。更嫁董祀。今按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邕女不獨琰也。傳稱祜母甚賢。祜前毋孔融女。生發與祜同毋兄承俱得病母

毋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而承竟死。詔後許與
有功。當封進爵土。以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
邑三百戶。邕當有子耶。蔡克別傳。亦稱克祖睦蔡
邕孫

蔡邕題曹娥碑後八字。世說以爲楊修解。異苑以爲
禰衡解。謂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
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乃禰正平也
衡便以離合意解之。更荒唐矣。攷史曹操平生不
過江。兩說並虛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四